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九

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會蒙古兵滅金

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
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
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
鑑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
蒙古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六年三月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
石蓋女魯歡懼不能給白於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
於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畱元帥蒲察官
奴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
軍旣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
小心官奴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
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己因謀圖用時蒙
古忒木解圍亳州且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奴
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官奴不悅乃私與
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

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阿里合反以金主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爲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卽撤備官奴乘隙率眾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於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之驅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劍於地謂實曰爲我言於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畱侍我實乃退官奴因大殺朝臣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一
兵入見言女魯歡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歡罪而以官奴權參知政事 夏四月金唐鄧行省武仙次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瓊相掎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移刺瓊孤立而懼遣使謀降珙納之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於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

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五月金蒲察官奴襲敗蒙古軍於亳州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鶻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鶻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研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遷卒徑至王家寺忒木鶻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

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
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
入蒙古軍中忒木鰡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
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
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 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鰡
勢益暴橫居金主於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
金主惟益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
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困耳於是內侍局令宋
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討官奴且聞
蔡州城堅池深兵眾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飢窘會蔡

息陳穎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鎬運米四百斛至歸
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
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
出號於眾曰敢言南遷者斬眾以官奴爲無君諷金
主早爲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
伏於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
亦拔劍斬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
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
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先是金主以強
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參政內

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一堂
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效已
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於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
降思烈命左右射之間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
帥烏陵答胡士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
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於洛南伸陳於水北蒙古
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馬射之韓奔還陣率
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卽
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四隅至五
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蒙古以五百騎迫之伸

率卒二百鼓噪而出蒙古退走朝士以蒙古兵强多
以輕騎攜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
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
師力盡就執見蒙古帥語不遜左右持使北面伸拗
項南面遂殺之 金主守緒畱元帥玉璧守歸德遂
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
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皁笠金兔鵠帶
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
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
國家涵養汝等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

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
畱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
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
父老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
歔欷遂以完顏忽斜虎爲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
古論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
李术魯中婁室僉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才事
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
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卽汝陽之安
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

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
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
建山亭爲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
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
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
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忽斜虎縛德
杖之金主曰此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
乃爾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
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
可使一日不在紀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

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無有復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於烏古論鎬鎬不能繼日夕交譖於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爲言金主遂疎鎬鎬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於馬磴山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磴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搗王子山砦斬金

將首而出遂圍馬磴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遇金人
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侯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
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旣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
我招之乎儀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
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
其下已而仙眾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
眾失措枕藉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
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木河儀言仙
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裨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
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授方略明日攻石穴丙

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眾七萬珙還襄陽八月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王機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丘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官軍駐於息州之南降者曰眾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爲備金主以參知政事抹撫兀典僉書樞密院孛术魯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

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
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
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命夾谷久住代之
塔察兒博爾忽之從孫也 九月金使完顏阿虎帶
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卽位
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
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卽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
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
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
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